

校园青青草

李迎兵 / 著

校园

情报快递



♥ 无论成功和失败，
♥ 我们自豪地在
♥ 阳光下列阵……



中国文联出版社

校园青青草

校园情报快递

~~作者:李迎兵~~

中国戏剧出版社

内容简介

高二女生余杉结识市晚报记者姜天。于是,所有的生命形式都在春天开始复苏,向世界宣泄着自己生命的热情……

作品通过对学校、家庭及社会多角度、多侧面的描写,展示了新一代中学生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反映了他们对人生对社会的积极参与的态度。

全书新颖、别致、好读,充满了强烈的原创力和真实感,读后催人泪下、催人奋进。

作者简介

李迎兵,青年作家,出生于山西吕梁。曾就读于北师大作家班。现为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中国少年作家》编辑。签约制作家。1986年发表小说处女作《告别》,迄今为止已在国内发表文学作品40余万字。作品多次获奖。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滚雷》(《山西文学》“新生代专号”)、《温柔地带》(《滇池》“中国短篇小说精品展”)。曾在北师大、中国政法大学等高校作过多次文学讲座,反应强烈。1998年,参与、策划主编“中国少年作家小说十佳”《少男少女的码头》,已被选入《世界华人文学艺术界名人录》。

新近创作有长篇小说《校园情报快递》。



第一章

1

迷迷糊糊醒来的时候,天还未亮。余杉突然想起昨晚的几何题还未证出来,她惊得一下子坐起来。被窝里的热气散了出来,感觉冷得透了内衣,浸入每一个毛孔,人立刻就在激灵中猛醒过来。

妈妈敲她屋的门。她心里只觉得烦。每天早饭是雷打不动的热牛奶和面包。“快起来,要迟到了啊!”妈妈说。

余杉就偏要在床上懒一会儿,枕头边放着一本张爱玲的书。晚上,她睡很晚,妈妈催了她几次。有一次例行检查,妈妈差点把她枕边的几本课外书没收。“我要上班去了!”妈妈又在敲门。

余杉一个鲤鱼打挺跳下床,做了几个弯腰伸腿的动作,然后穿衣。

妈妈在客厅里继续絮叨:“快点呀,我的小冤家,牛奶都凉了!”

这时,余杉才开了门,对着镜子做了个鬼脸,然后唱了一句:“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一边唱,一边套毛衣。上高中后,她仍保持了艰苦朴素的劳动人民本色,直让一些过去的男同学吃惊:“怎么回事啊?整个一幅旧社会卖儿卖女的惨相!”

余杉看了看老妈,便向厨房走去。

无论短裙、长裙、背带裙,还是西服套装,都统统见鬼去吧,她有一段时间热衷于穿一条耐磨耐脏的水洗布牛仔裤,套一件很宽松且又说不清什么颜色的毛衣,在校园里晃来晃去。更让人深恶



痛绝的是班里那帮男生，特别是王强、郭禹、胡鹏他们直竖大拇指，称赞：“真酷！”

妈妈在厨房里收拾碗筷，余杉探进头看到她略显苍老的面容，不由有一点难受。她揽住妈妈的腰说：“妈妈，放了假我给你做饭吃！”

出了门，身后掠过一阵风，余杉感到有点冷。料峭春寒让她打了一个寒噤。唉，如果不是那莫名其妙的几何题，我该会用那鲜艳的红围巾来装点一下这早春的灰色景象。她跨上那辆半新的变速车出了院子，直奔学校而去。

2

人的心情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就拿余杉来说，一踏入校门就让她想起了化学老师那张表情丰富的脸，想起了一次化学小试验课上出洋相的情景。她和同桌体育委员高宇是搭档。满是红叉的卷子在前飞来飞去。她和他相视一笑，彼此都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两人的笑里有一些苦涩的味儿。

这是1998年的春天，窗外光光的树枝在风中不停地抖动着身子，余杉能够听到树枝充满了痛苦的叫喊声。

“你在看什么呢？”高宇问。

余杉仍痴痴的样子，大概没有听清他的声音。她觉得自己就是窗外的树。

高宇不作声了。他看了看她，觉得匪夷所思。因为他没觉得自己是窗外的树。他觉得自己没什么，在化学小测验上的小差错并未让他感到任何不安和难受。

余杉就不一样了。她的自尊心很强。她甚至觉得脸上无光。众目睽睽之下，有点抬不起头来。

“别想那么多了。”

但是她不能不想。

“就当什么事也没发生过。”高宇说。

能做到吗？高宇自己也做不到，却反过来劝余杉。

他记得化学老师有些生气。一些注意事项讲过好几遍，但还是有不少人出错。他从厚厚的作业本里挑出两本，其中就有高宇和余杉的，然后甩给他们，让重新做一遍。

教室里一刻也呆不下去了。既害怕老师追究，又有些不甘心。于是，余杉就走了出去。树枝上有一只鸟儿看着她，和她一样愁眉苦脸。校园内的草坪还是冬天的老样子，她想让这随处可见的景致来抚慰被数理化折磨得烦乱的心。她想起一句很著名的诗来。“冬天已经过去，春天还会远吗？”她想起胡鹏阴阳怪气的声音：“考试已经过去，放假还会远吗？”雪莱式的浪漫主义诗句，让余杉的心情一下子好了起来。

阳光仍很灿烂地打在余杉的脸上。她眯了眼，如同向日葵的花盘一般，把脸对着太阳，并长长松了一口气。

这时，戴粉红色绒线帽的李湘远远地向她摇着一个信封，喊：“余杉，有个帅哥给你来信了！”

“别一惊一乍的，好不好？尽给人谎报军情！”

“这次是真的！”

有一段时间，凡是有余杉的来信便会被好事者拆开，当众公布。同学们都知道他们的学习委员有好多笔友。其中有一个叫杨晨的家伙来信最勤，已引起许多男生的密切关注。

这次，杨晨的信依然如故，厚厚的五、六张纸里说了好多，她只记住了一句，他会在大学校园里见到她。

龙飞凤舞的签名就占了半页。当看到这句话时，她竟然鼻子一酸，差点掉下眼泪来。

旁边的李湘不知所措。余杉没有把信的内容告诉给她，而她似乎有某种期待。大家不明白余杉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笔友。换了其他女生，会幸福的不知怎么办才好。看了余杉的样子，李湘便觉得她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其实不然，因为余杉更多的是应接不暇。



3

这时,班主任老师林岩松正好迎面过来,远远看上去,他的个头瘦高瘦高,昂着头走路。走起路来,能看出他左肩要比右肩高一些,他的重心放在一侧。脸儿白白的,讲台上一站,黑板的衬托下就更加突出了。他的嘴唇上下翻动一起一合快捷无比。胡鹏总在做一些小动作,在林岩松转身写字的时候他会给后排同学表演牛群、冯巩或赵本山的小品动作。这一点林老师早有察觉,说他两句吧,他拿了赵本山的道具——那耷拉了帽沿的仿制军帽没头没脑地扇扇风。你叫到办公室里批评他,他会像小羊见了老狼般筛半天糠,让你觉得他怪可怜的,不忍拿他开刀。你让他做完检查之后,也会被他的—番真诚感动,但—转身他又故态复萌、重蹈覆辙了。你不知道该对他怎么说。他也不犯什么大错,拿他的话说吧:“大错不犯,小错不断。你能拿我怎么着?”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几个。当初林岩松走马上任时,校长拍了拍他的肩膀,非常信任的样子。因为他是地地道道的师大毕业的本科生,而且上的还是教育系。前任班主任和他握了握手,简单介绍了班里的情况,也特别提到胡鹏。当然,他还说了另一个“人物”,班长王强,另外就是余杉了,显得较为特殊,似乎在前任班主任眼里他们不是将来高考时的一些好苗子。你要在学校树立起威信来,必须要多发现一些好苗子。邪不压正,这样班风才能得到彻底的扭转,才会看到柳暗花明又一春的景象。前任班主任走时,似有项羽不肯过江东的豪气,而且还向他挥了挥手。那手势一半是对他的鼓励,一半是壮志未酬的无奈。他便觉得自己肩上一下子沉甸甸的了。

在去教室的路上,林老师已被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弄得心神不宁了。他觉得刚开始好歹也要来一个下马威,先震住班里几个刺头。然后,再欲擒故纵,各个击破。对一些高考的好苗子,要开小灶,要重点培养,要恩威并施。他想起大学里秦教授的话来:“你信任人,人才对你忠实;以伟人的风度待人,人才表现出伟人的风

度。”这话也是爱默生说过的，只不过是从秦教授嘴里说出来便多了种强调的力量。“因此，对于当时的于连来说，仅仅 23 岁就意识到生命的无常。”秦教授给大家讲授《红与黑》。“于连失败了。他知道一个早上九点钟诞生而下午五点钟就要死去的蜉蝣来说，它是不可能了解‘夜’这个字的意义。他想再给它五个钟头的生命，它就会了解夜是什么了。”大学里他反复玩味于连的命运。他想给秦教授送点礼，认个老乡什么的，但他失败了，他终于没能留在北京。他在秦教授家里不亚于于连在德瑞夫人家里感受到那种低人一等的屈辱。他内心深处同情出身卑微的于连。在等级森严的波旁王朝复辟时期，于连不可能步拿破仑的后尘，穿上“红色将军制服”，一跃成为“世界的主人”。他只能走依靠教会向上爬的道路，结果上了断头台。

林老师这样想着，逐渐地沉浸在大学里的于连梦里。直到大学毕业，他都未能入党，留京指标更是不可能。他垂头丧气的样子，让秦教授产生了微许的恻隐心理。能留京的同学多有些趾高气扬，很明显与他这类人形成鲜明的对照。现在，他觉得自己回到市里的这所中学可以独挡一面了，当个行为示范的班主任了。这点自信心他还是有的。

“老师好！”

林老师这才抬起头来，眼前是光亮亮地一刺。他认出了不修边幅的余杉，还有她身后那个看上去怯怯弱弱的湖南女孩李湘。

“怎么回事？现在还不上课？”

这一问，使余杉有些支吾起来。身后李湘推推她，她这才大了胆子说：“原来是英语课，但老师没来，大家让我去办公室叫你……”李湘也附和着说是，林老师这才没再追问下去。

大家一起向教室走去。

“余杉，你最近是怎么了？化学课是不是不用心，还是老师讲得不明白？”

“没有，挺好的。是我最近有些松懈……”

“听人说，你交了许多笔友，还投稿，这恐怕会分心吧？”



余杉看看林老师眼镜片后面那双锐利无比的眼睛，不做声了。

“你要知道，你和别的同学不一样，当过学习委员、文体委员，老师还想让你当班长，可你最近的表现让人有点失望……”

余杉打断了林老师的话，说：“别人嚼舌头是别人的事，希望老师不要听信别人的话。我还和原来一样，只是我不想当这个班长……”

“别说了。”林老师摇摇他的手掌说，“这当然了，客观情况也还是有的。外面的一些来信分了你的心，这也是你妈说的，她很为你担心。”

“我妈来过？”

“这你就知道了。可怜天下父母心呀！你妈对你很关心，常问起你在学校的情况。希望你能配合老师的工作，把你自己的学习搞上去，把全班的各项工作搞上去。我不希望任课老师来我这里诉苦。我希望班里学习成绩的总分排名超过别的班，在市里打出我们的牌子。”林老师说着，便不再看她们了，早已沉醉在他自己编织的宏伟蓝图里。

“走！”林老师又对她们说，“趁这节课自习，我想先搞个民意测验，让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他让她们先走，后来又叫住余杉说，“对了，下次的作文题目，就定为‘假如我来当班主任’。余杉你要写好，因为这是你的擅长。”

余杉略犹豫了一下，点点头。然后，她拉拉李湘便一起向教室飞奔而去。

4

“最近，我比较烦，比较烦。”胡鹏唱道。“真不知怎么回事，我觉得活着没什么意思。在父母眼里，我们永远长不大似的。”

余杉什么也没说，也觉得一切挺没意思的。“你看过《追捕》吧，那横陆敬二的样子说不准是一种境界，因为人到那时一下子没痛苦了。”胡鹏又说。

“林老师往我家里打电话了。打电话有用吗？只有鬼知道。我爸忙得一个月难得见几次，今天谈生意，明天又去开什么广交会，很少有时间在家。我妈在老爸的劝阻下，主动光荣下岗了，不在柜台前整天卖化妆品了。现在，她每天牵了一条杂种小花狗儿四处游逛、聊天、打麻将什么的。接电话的多半是我耳朵有点聋的奶奶，讲一口家乡话，让林老师一句也听不懂。他们只知道我的温饱，可知道我在想什么没有？好容易盼到了周末，又要去学校补课。你说这烦不烦呀？”

余杉听了他竹筒倒豆子般地泄苦水，她也深有同感。胡鹏不是考进市一中的，而是属于“代培”的高价生。改革开放以后，确有一部分人先富进来了。一中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便采取了这种旨在改善一线老师福利待遇的重大举措。每一个班都插进几个高价生来，视成绩而定，收费和成绩呈反比。换句话说，成绩越低，收费越高。无疑，胡鹏便是这样显赫的贵族。难怪他经常挥了那顶赵本山式的耷拉帽沿的仿制军帽四处招摇着说：“价值百万！”许多人瞪了眼看他，那样子更乱真到令人惊诧的地步，真有穷汉亨利·亚当意外得到一张百万英镑时的那种喜剧效果。

高价生正在成为某种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引起了晚报“生活视点”、“社会万象”等栏目的关注。这一切不仅让林老师感到棘手，也进入了晚报一个叫姜天的记者所写的系列报道里。余杉注意到这些文字，更记住了“姜天”这个名字。她有些奇怪，因为在这之前她看到过他有关希望工程的一些报道。她觉得很少有人能这样写，他关注教育，关注学生家庭中贫富分化所带来的一些社会问题。她觉得他是一个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的记者，很不一般。

“你在想什么呢？”胡鹏问。

余杉摇摇头，说什么也不想。

“余杉姐！”李湘出现在她身后，“我知道你想什么？”

“想什么？”

“还是你说出来吧！”

“对对！”胡鹏也响应，“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猜猜看!”

“猜不出来。”胡鹏先没耐心了。

“猜出来罚你!”李湘说。

“行!”

“罚你……”

胡鹏抢白道:“罚,罚擦黑板。干脆帮我写一篇作文吧!”

“罚,我看就罚——以后有你笔友来信,先得让我看。”然后,她说,“你说,你说,莫不是又在构思什么宏篇巨制,想投稿吧?”

李湘的话,让余杉的脸红到了耳根。她看看胡鹏,然后摆脱了李湘的穷追猛打,一个人骑了变速车一转眼就不见影了。

5

冷冷的月光洒了下来,如满地的水银。余杉透过树叶的缝隙,来感受那一片片斑斑驳驳的剪影。她想起很久以前翻过的一本小人书,书名叫《一块银元》。上面有旧社会老财如何从穷人手里骗到一对小兄妹,然后给人灌了水银的悲惨情景。她当时并不觉得害怕,但今天在这样的月夜里,让她想起来便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一只只彩色的蝴蝶在上下翻飞中变成了永久性的标本。那种电影中的定格,成为一种毛骨悚然的美丽,让人不敢有梦。

余杉在梦中奔跑。身后有父母、有老师,她的奔跑越来越急促。这一切早已不同于孩童的奔跑,绊倒了能够再爬起来。她记得小时候自己有一次摔得很疼。她张开嘴要哭,但看到身边没有人,便自己站了起来。手碰破了皮,有血流出来。她举起受伤的手,赶忙向家跑去。远远看到妈妈,她就要哭了,但那时听到了大人的一声表扬:“是个好孩子,学习英雄好榜样。”许多战斗英雄从来不哭,她长大之后也是喜欢类似高仓健式的硬汉形象。在一部叫《远山的呼唤》的日本片子里,高仓健饰演了一个本性淳厚的杀人犯。那部影片,对她触动很大。

那是一泓清泉欢乐地奔流,那是无数骏马在宽广草原上的奔



腾。烦恼没了,困苦也丢在了身后。它们只会阻止自己奔腾的脚步,阻碍自己的行程,只有在不断的前进中,才能听到阵阵欢乐的笑声,才能听到来自远山的呼唤。余杉又收到了杨晨的来信,他们之间有共同的业余爱好,在电脑、象棋、旅游方面找到了共同点。他扯到了人脑和电脑之间的关系。1997年5月11日,举世瞩目的国际象棋“人机大赛”中,被誉为国际象棋史上最杰出的天才棋手、国际象棋特级大师卡斯帕罗夫,竟然败在了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制造的超级计算机“深蓝”的手里。它重达1.46吨,由此获得70万美元的奖金。杨晨说,电脑在某些方面超过人,但它的智慧不会超过人类。这个世界上,只有人的感情才是独特的,不可复制的。

余杉赞称他的看法。不过,他又表示了这样的信心:“也许,人类有一天将不再寄信了,而寄希望于上网,通过网上来约会。我们可以随便聊天,或者互发电子邮件什么的。”她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难以捉摸了。那样会让人觉得冷冰冰的。总之,她有点不习惯。她家的电脑除了打字外,很少做别的用处。他说,这也许是一种对资源的浪费。

那天,余杉心血来潮,便去邮局寄稿。这次,她不假思索地寄给了晚报。写信封时,她犹豫了一下,写上收信人的名字:姜天。后来,她又觉得不妥,便又添上“编辑”字样。

于是,信封上是这样的格式:

姜——天——编——辑——!

字体很大,显得特别醒目。余杉挂号后,交给了服务台后的一位小姐。她刚要走,小姐又喊住了她。

“请在寄信人地址后面写上你的名字,以便查询或寄不到时退还你本人。”

余杉就在信封下端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小姐又给她从电脑里打出一个收据。寄达局:本市。操作员:25102。邮戳下面还有具体的内容:1. 查询或领取补偿,必须交验本收据。2. 查询期限自交寄邮件之日起,以一年为限。她有些局促不安。

除了稿子外,余杉还给姜天附了一封短信。



信的内容是——

姜天老师：

您好！

我是本市一中高一(2)班的学生余杉。其实和您认识已很久了。因为，我读过您写的一些文章。说实话，我觉得只有您能帮助我。有时，我会有些自卑，但多半我会是充满自信的一个女孩。望能得到您的回音！

祝快乐！

致礼

余杉

98.10.1

这封短信，费了好几张纸。余杉又在邮局斟酌半天，才写好。好几天，她的心一直悬着，后来才渐渐趋于平静。她忙着功课。

约莫月余，余杉路过校传达室门口时，里面的孙大爷叫住了她，说有一封信。

“哪里来的？”她问。

“晚报。”

孙大爷用充满慈祥的目光打量着她。

晚报，真是晚报！姜天！

余杉有些惴惴不安。拆开信后，见是姜天给她写的信，不长。

余杉你好：

成功往往不可能是一次性的。“万事如意”、“一帆风顺”这样的字眼也只是赠言中的美好祝词。困难和失败是难免的，但不要气馁！

祝进步！

姜天

98.11.2.

这是余杉第一次收到晚报的回信，而且还是姜天亲笔写的。信中未提稿子的事，但她的心仍然感到一阵春意盎然。

第二章

1

下课铃终于响了。

教室里出现了一阵由紧张到轻松的收拾文具和课本的响动，甚至靠后位置的几个男生已跃跃欲试的样子，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今天上课的是化学老师赵大光。他很能沉得住气。你越想下课活动，他越不让你得逞。他就不信这个邪。上课恹恹欲睡的一些人，一听下课铃声竟然两眼枯木逢春一般闪闪发亮。

“胡鹏，你站起来干什么？现在还没让你下课。”

“赵老师，我实在憋不住了，我想上厕所。”

胡鹏的一本正经，招来了一阵哄堂大笑。

赵老师生气了。他梗直了红公鸡般的脖子，狠劲地拍了拍讲桌，说：“还有没有一点组织性、纪律性啦？”

大家早已不耐烦，最怕老师没完没了地扯下去。没人喜欢老师的“拖堂”，就是班里如王强、余杉之类的精英人物也不喜欢。

你们越不喜欢听，他越要讲。他算是把毛主席的语录发挥到家了。“越是困难越向前。”他这么一认真，反倒让大家哭笑不得。

赵老师的情绪似乎不怎么好。他拿了一摞试卷，开始念名字。

“现在占用大家的一点时间，看谁对我的课有什么意见？说来看？”

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竟然一起喊：“没——意——



见——!”

赵老师更不满意了,如同一只困兽般在讲台上转来转去。

“哼,没意见,没意见这次能考得这么差!”他扫扫台下,然后挥挥巨人般的手掌,又说:“余杉你说说!”

余杉站了起来。

“说呀!”

“我没什么可说的。”

赵老师的目光直逼向她,然后说:“好,你不说我说,你这次怎么考的?学习委员起的什么带头作用?”

大家无望地叹气,10分钟活动时间就这样被老师占用了。胡鹏悄悄嘀咕:“浪费别人的时间,等于谋财害命。”讲台上的赵老师听到这嘀咕声更为暴跳如雷:“什么?谁要害谁的命?胡鹏你说,你站出来说!”

胡鹏不情愿地站了出来。赵老师指了他的鼻子训他公然破坏课堂纪律。他顶嘴说现在已经下课了。

“下课了?谁让你下课了?火烧X毛尿到裤子里也不行!”

赵老师对着胡鹏叫喊的样子,很像急了眼的赵太爷跳到阿Q面前,就是一嘴巴:“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胡鹏做检查是注定了的,就像阿Q注定了不配姓赵一样。

瞧台上,赵太爷,不!赵老师在上面说得很有劲,大家在下面也吵得更来劲,“嗡嗡”声越来越大,有着过屋顶之势。“3分钟!”“5分钟!”“唉呀,赵太爷还让不让人活呀,活人看来要被尿憋死啦!”

赵老师实在瞧不下去了,于忍无可忍间,再也沒辦法“越是困难越向前”了。他拍拍讲桌,然后终于宣布下课。

“哄!”大家一窝蜂般向门外拥。有的女生挤不出去,在后面直向讲台上的赵老师翻白眼。

2

“大伙都知道我是高价生,说我爸是大款。”胡鹏说。上学离家



两三站地,不用坐车,每天能和余杉一样骑车。他能感觉到老师和同学们对自己那种另眼相看的样子来,背后还指指戳戳。“我不想让人知道我是靠老爸的钱混进市一中的。”他又说。他为此感到十分难过,因为他不承认脑筋比不上别人。

“我干嘛么要和别人比?人比人气死人!也许真的是这样。”

胡鹏有些时候老是想着余杉的身影。他曾经在幼儿园的大班里很顽皮,总要搅得那些小女孩什么也玩不成。一次,他追上了余杉,往她脖子里放蚂蚁什么的,吓得她大哭。现在他问她这事,她竟然什么也记不得,忘了个一干二净。这样也好,省得她现在想起来不好意思。老妈经常让他赶超这,又赶超那。他不想听,他可不想自寻烦恼。他可不想像他们年轻时那样夸下赶超英美的海口。什么人面狮身怪像斯芬克斯之谜俄狄浦斯情结,等等。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不过不管是怎么个情形,别忘了尽可能使自己周围所围着的是快乐的人而非痛苦的人。这一点,所有人都会这么想,但能不能做到呢?

胡鹏感到了一种孤独和失望。妈妈到隔壁陈阿姨家玩麻将去了。不一会,妈妈给他打回电话来,说她饭不回来吃,已让人给他订盒饭。其实妈妈很会烧菜,她烧的一道糖醋排骨十分地道。但她现在懒得下厨房了,怕油烟味。以前烧煤时不怕油烟味。现在用煤气,有了抽油烟机,反倒怕起来了。现在她很会保养身体,用蛋清敷在脸上美容,还学着贴黄瓜什么的。

“鹏鹏,快点吃,凉了要坏肚子的。”他想妈妈以前的声音。

胡鹏出了家门。他喜欢骑飞车。他上余杉家玩不像以前那么随便了。长大了,反倒有了许多禁忌,在她家门前一站就紧张。

“叭叭!”敲门,敲了几下,他才发现旁边有门铃。胡鹏按响了门铃。

门开了。开门的是余杉妈妈。

“阿姨,你下班了?”

“你是谁?”她妈警惕性颇高,老半天不开防盗门。

“我是余杉的同学。”



“余杉的同学?”

“我是老胡家的鹏鹏啊!”

她妈这才想起来是怎么回事。原来站在面前的大小伙子,竟然是老邻居胡万才的儿子。

“唉,搬走这么几年,人一下子窜了这么高啦!”她妈转身向里喊:“杉杉,你的同学来了!”

余杉正在听索尼随身听。她看到他时格外高兴,说:“快进来吧!”

一边厨房里,余叔叔紧了白围裙烧菜。这场面让他觉得十分感人。这种温馨的暖融融的感觉实在是久违了。他觉得心情稍稍好起来,这里与他家的冷清形成鲜明的对照。

“明天我爸我妈带我去市郊武当山去玩儿,会带回来许多石头拓片什么的。上市一中真让人喘不过气来!”余杉说。

胡鹏真想去武当山,但他不能去。老爸不常回家,但仍给他请家教。在学校里就累死了,回家还得学学学,真拿这一切没办法!

“压力越来越大,这次化学测验就是一个教训。”

“也真是的,恐怕这次期末我会坐土飞机直线下降,跳下万丈深渊……”

“那不如从武当山上跳下去,一了百了。”

“你以为我不敢?真的一了百了,没什么可留恋的!”

余杉妈不知什么时候已站到他们身后。

“说什么呀?要死要活的?”她妈也插了嘴。

“妈,你一惊一乍的,干么呀?吓人一跳!”

“没干么,只是听你们的话老让人担心。”

胡鹏便说:“阿姨,没事的,我们瞎聊哪。刚才谈到武当山,说是前不久有两个学生没考上大学便觉得无脸见人,从山顶上跳下去一了百了啦!”

余杉妈说:“我怎么没听说呀?”然后狐疑地看看他们两人,又说:“别编个瞎话骗你阿姨!你爸可是大款!”

“妈——”余杉扫了她妈一眼,不想让人再说下去。